

广州 西关 古仔

广州出版社

西关童谣儿戏

染达 编著



西漢書

卷之三

广州西关古仔之四

西关童谣儿戏

梁达 著

广州出版社

序

西关，老广州的风物荟萃之地。

相传，自南越王时，广州人即视西关为“风水宝地”，今西关多宝路即由此得名。

随着民族的交流和发展，中原人大批迁入广州，原广州的一部分土著（以黄氏为主）离城迁入西关定居。于是，西关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情，保存着原汁原味的广州习俗。比如广州话，其原韵在西关至今可闻，由此可以印证一斑。

西关之诸种风物，古今多有备述。唯童谣儿戏，则鲜为人载，保留下的一些资料也散不成书，殊感可惜！

时过百载，有些西关儿戏今已不复可见，但也有些仍为少儿所袭，街头巷尾不时得见，颇具情趣。

今将收集到的西关儿戏百则，辑录成册，以期能对西关风俗的研究稍有裨益，则此心足矣。

丙子年西关泮塘梁达谨识

目 录

咬蔗须	(1)
斗 柑	(5)
拍公仔纸	(8)
拍大髀	(10)
凼凼转	(13)
打纸角	(15)
打定乐	(17)
放纸鹞	(19)
猜呈沉	(22)
伏匿匿	(24)
捉大贼	(26)
估手指	(28)
点虫虫	(30)
骑牛牛	(32)
劈劈啪	(35)
打泥仗	(37)
打波子	(39)
咕噜咕噜	(42)

跳橡筋	(44)
挑花篮	(46)
碌铜仙	(48)
✓食 沙	(50)
✓打泥炮	(53)
✓爬竹竿	(55)
飞麻鹰	(57)
✓踩脚趾	(59)
✓踢毽子	(61)
跪跛跛	(63)
✓撞跛脚	(65)
✓顶头壳	(68)
✓打草鸡	(69)
顶手掌	(71)
劈 友	(72)
✓斗饮水	(74)
斗 远	(76)
捉砖头	(78)
捞鱼仔	(80)
翥塘蝇	(82)
✓摸盲盲	(84)
✓煮饭仔	(86)
✓抛 圈	(88)
打马仔	(91)

✓推车仔	(93)
✓斗辣椒	(95)
放臭屁	(98)
卖 懒	(100)
✓跳木屐	(102)
✓碌铁圈	(104)
✓藏金龟	(106)
✓打水仗	(108)
✓喷水战	(110)
味水底	(112)
✓弹 嘎	(114)
钻台底	(117)
✓夹耳仔	(119)
✓挖金子	(121)
✓定金定银	(125)
斗 捣	(128)
✓抢山岗	(130)
✓拍皮球	(132)
扯大缆	(134)
嘻滑梯	(136)
✓过天梯	(139)
✓打手影	(141)
✓猜谜语	(143)
✓扮大花脸	(145)

- 弹象棋 (147)
画乌龟 (149)
打井圈 (151)

咬 蔗 须

咬蔗须，
要睇毛，
短毛输，
长毛赢，
无毛唔^① 算数。

这是西关儿童在玩“咬蔗须”时唱的一首儿歌。所谓“咬蔗须”，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用嘴巴咬，而是两个小孩取来一根甘蔗，用小刀在中间划一个圆圈，两人各执一头，同时用力折断甘蔗，再察看断口纤维即蔗须的长短，以此判定输赢。

咬蔗须是一种儿童打赌的游戏，西关俗话说的：“赌蔗斗柑独擅场”，讲的就是一些小儿对这种游戏的迷恋和精通。

西关赌蔗的风气开始于什么时候，我们已经很难确切地知道了，但是在明末清初屈大均所著的《广

① 唔——广州方言，不之意。

东新语》中，已有“赌蔗斗柑”的记载，由此可见这种游戏最迟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产生了。

“咬蔗须”这种游戏往往在夏天的时候进行。每当甘蔗上市的时候，三两个儿童团团围住卖甘蔗的，大家叽叽喳喳地商议着选定一根甘蔗，然后由卖蔗人手持一刀，沿着甘蔗中间转划一圈。之后，两人各执一头，嘴里叫着“一、二、三”一齐用力将甘蔗折断，露出一些蔗须，然后让第三者作裁判，两人将蔗须比度，以蔗须长者为胜，短者为负。这时，输了的人便要出钱，于是几个人欢呼着去街边买糖吃。

此外，在西关还有另外一种名为“贏蔗”的儿戏。

赌者取一根约一二尺长的甘蔗，执刀从上往下破落，以不偏不倚、一刀直破到底为胜。而甘蔗便归得胜者所有。

在这种游戏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执刀。具体的作法是这样：取两张纸片，一张纸空白，一张纸上有“刀”字，然后将两张纸卷合后，以碗盖上，大家抓阄，谁拿到写有“刀”字的纸条，谁便执刀。

当时西关遍地蔗摊，这种游戏也很盛行。

关于“咬蔗须”这种游戏，有着一段有趣的传说。

从前，西关有一个卖蔗果的小贩，人称“蔗林”，从小到老以蔗为生。年轻时，他天天起早摸黑，用卖甘蔗得来的钱养家糊口。到了年老的时候，生意就不大好做了。

一次，天气阴雨，“蔗林”一连 3 天卖蔗，仅卖得三两根，眼看血本无归，如何是好？

他正在档前凄然落泪，这时，一个面慈目善的老婆子出现在他面前，并关心地问“蔗林”何以独自落泪？

“蔗林”于是一五一十地将难处述说。

老婆子听后，哈哈一笑说：“其实此蔗并不难卖，我教你一法，名‘拗蔗须’，包你的蔗能如数卖出。老人家，你就不必再伤心了。”于是将此法细细告诉了“蔗林”。

“蔗林”一听大喜，随之标出一牌，上面写道“拗蔗须，赢一毫”。

过路人看后，都不知何意，于是好奇地围上来问是怎么回事。

“蔗林”说：“此蔗原价一毫不变，但人如与我拗蔗须，蔗拗开两边，以里面须的长短定胜负，谁长谁胜。若我胜咗(了)，你将我的蔗买去；若我输，你将蔗拿去，分文不取。”

围观的人听了“蔗林”一番话，觉得并不吃亏，输了也不外乎买一根蔗，于是，大家都乐呵呵地参加这个游戏。

这中间自然是有输有赢，最后，“蔗林”算了算，九胜一负，等于一根蔗让利一分钱，由此却赢得了客主两乐，皆大欢喜。

这一天，“蔗林”心情十分舒畅，不由得哼起了早年的小调，脚步轻松地回到家，仿佛一下子年轻了10多岁。

夜深人静之后，“蔗林”还在琢磨着白天发生的事。忽然他一拍大腿坐了起来，那婆子的面貌和泮塘何仙姑庙里的仙姑神像一模一样，莫不是何仙姑前来指点迷津？

于是，第二天“蔗林”早早起来，到泮塘拜谢何仙姑。从此每逢一年三节，“蔗林”都不忘到何仙姑庙上香礼拜。

而“拗蔗须”也逐渐谐音变成了“咬蔗须”，成了西关一带广为流传的儿戏。

斗 柑

撼^①开柑，
数柑核，
边个(那个)核多就边个贏，
唔准手赖就咁缩骨^②。

这是西关儿童斗柑时常唱的一首童谣。

往日，每到夏天柑橙上市之时，尤其是潮州柑桔大量上市之时，满街便只见一片黄澄澄的柑果。这时卖的人就会叫：“嚟(来)啦，潮州柑，肉红包甜啰”。

这种场面，就连大人见了也不由得驻步，小孩就更不用说了。

这时，西关街头的一些儿童就会各掏几文钱，约上三二个人，从摊上买下柑来围坐一起，高兴地唱起斗柑谣，一人拿出一个柑来开始玩斗柑的游戏。

斗柑是与赌蔗同类的西关儿戏。其斗法是，二

① 撼——广州方言，掰开之意。

② 缩骨——广州方言，自私之意。

人各取一个柑子，剥开皮后将柑肉一块块分开，然后数柑中的子核，谁核多就谁胜。胜者即将柑取过来归自己所有。

在斗柑时，两方都不得反悔，若一方反悔则被人称作“衰仔”，名一传开，便会受人嘲笑，从此在伙伴中失去威信，被大家看作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关于斗柑，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在民国初年，西关如意码头附近，是果农载水果入羊城的必由之路。

当时有个果农，人称“果王二”，专从新会运柑到广州。新会柑是粤中名果，因此一上岸便有不少果贩争先恐后地抢购。不少人以强欺弱，由此引起争打而导致头破血流，令人目不忍睹。

“果王二”看在眼里，愁在心里，时常惦记着找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担心不解决会闹出人命来。

一天，“果王二”闷在家中，看到两个儿子在食柑。食后两人各自将核存起，然后斗多，一时争了起来，惊动了“果王二”，不由得斥责了两个儿子一番。未料，斥罢之后，忽有所悟，禁不住大叫一声“得啦！”两个儿子惊骇未定，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不知父亲何以这么快就转阴为晴。

过了几天，“果王二”再次运柑到广州，果贩又一齐涌至码头，想上船抢买。

这时，“果王二”向岸上摆摆手，让船暂不靠岸，

站在船头对大家说：“以前，大家为了买柑争先恐后，互结怨仇，我于心实在不忍。今日我出一法，以定先后，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大家忙问是何方法。

“果王二”说：“即是以柑定柑。各人自取一柑，大家围着撼开来看核有几多，以核多为先。如此类推，有数目相同的人，则由他们再撼柑以分先后。”

大家听后都点头称好，尤其是一些老年果贩，更是心中高兴。

于是，大家撼柑数核定先后。从此众人买柑，各凭运气，彼此心安理得，都说“果王二”有术。

渐渐的，此法传开，进而成为一种儿戏。



拍公仔纸

拍公仔纸这种儿戏源于何时，已无可考。

可以知道的是，这种儿戏在 50 年代还很兴盛，到了 70 年代才渐渐淡了下来。

公仔纸原为一幅幅图画，印在一张厚纸片上。图画内容为三国、水浒、红楼梦、三侠五义、少林英雄等人物，一幅公仔纸里面约有一百几十张小图画，每张宽约 1 寸，长约 2 寸，背后空白或有字。

玩时，两人各持一张剪开的公仔纸在手，一拍即离，任两张纸飘落在地；见图的一张为生，不见图的一张谓死，死则将一张公仔纸输给对方。

一般玩时，可以先讲好持哪一张公仔纸，然后开始玩。公仔纸不能烂边，也不准背后涂蜡。否则，被人骂为“奸猫”（即耍赖），大家都不跟他玩。

拍公仔纸的技法有多种多样，玩的时候“噼噼啪啪”作响，深受西关儿童喜爱。

又因为玩的时候可以看图片、长知识，故少儿往往成群结队地玩，大人也不会严加管束，有时还会在一旁加以指点，讲述一些图片中的人物故事，十分有趣。

这一游戏，相传出自两个文人之手。

从前，西关多宝路有一个文人，姓李，为广东画怪李子长的后人。他所画的仙女美人栩栩如生，传说在灯光下见之，恍如真人。更有人传说，在月圆之夜，可以点烛焚香，邀请美人下来共同吟诗作对，弹琴论画。于是此人被称作“李画仙”。

一天，李画仙家中来了一个文友，此人姓张，擅画鲤鱼，人称“鱼王张”。两人坐下之后，自然谈论起作画来，彼此都说久仰大名，想得到对方的画，但又不想将自己的画轻易赠给他人。

如此天高海阔闲谈一阵后，终究不能各如所愿。末了，“鱼王张”提出，不如两人玩一游戏：即将两幅画对合于掌中，两人轻轻一拍，待画落地后，见谁之画者，谁便得胜。

于是，李画仙出“美人”，“鱼王张”出“鲤鱼”，两人合掌一拍，双画落地，“鱼王张”得胜。李画仙不甘心，遂要再拍。于是，两人你拍来我拍去，互有输赢，竟渐渐拍出兴趣来。随后，两人约定，每月定期“拍”一次。从此每每乐此不疲。

后来，玩的人更多了，两人各带来一些画友和各种大大小小的画，一拍而定取舍；由此各种字画遂得以频繁交流。

拍公仔纸也就因此演变而来，成为儿童的一种趣事。